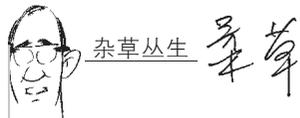


# 鸡鸣与虎啸



杂草丛生 草草

八一制片厂和央视一向大手笔,喜欢宏大叙事,新近推出电视剧《雄关漫道》,片子自是搞得没话说,只是,创作人员一不留神,误读《娄山关》,错把“漫道”的本意“莫说”当成了“漫长道路”,在网上被一些有学问的人找了碴儿。有人不服,跟帖辩解,又遭到反驳。更有人凑热闹,为了证明现在有些人没文化,举了个例子,说有人想骂人无耻,曰:“是可耻,孰不可耻”,还皇皇见诸报刊。我知道兄弟是想套用文革时期很热门的一个句式:是可忍,孰不可忍。只是套错了地方,意思整个拧了。

眼下,普通人经常闹笑话,文化权威,出点蹩脚也正常。因为缺少才气事小,缺少财气事大。明白人千万别生气,看看热闹而已。不然他跟你理论:白丁错了,我就错不得?

伟人诗词,少年时代就耳熟能详,但那时背主席诗词,大体同现在小儿背唐诗宋词一样,有口无心,别说不得要领,连边

都摸不上。只是现在是为满足家长虚荣——俺家孩子是神童,三岁能背唐诗!俺们那时背领袖诗词,可不是为了显示小小年纪有学问,给家长长脸,而是政洽氛围使然。卖弄文才,是要被扣上白专帽子的。

而今因这文字官司,再读老人家的词,又是一番境界。“西风烈,长空雁叫霜晨月”;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”,“马蹄声碎,喇叭声咽”,“苍山如海,残阳如血”。想想看,那是怎样一种气势,怎样一种意境!当时毛泽东刚获得红军指挥权,攻川地土城不利,遂回师贵州。黔、滇、川三军会合国民党中央军,试图聚歼红军于云贵川交界处。红军则拿下天险娄山关,歼敌两个师,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,一举扭转被动局面,完成重大战略转折。只有其时其境,老人家能写出来。

一个反面的例子是李煜:“梦里不知身是客,“流水落花春去也,天上人间。”只有亡国之君能写这样的词,江山在他手上葬送掉了。

几乎所有的写作教科书都要求,不要写小桥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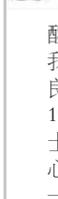
水,要写大江东去,不要写老树昏鸦,要写惊涛拍岸。那不是他作者想写什么就能写出什么的问题。卖地瓜的大爷,写不出阔佬腐官洗桑拿泡小姐的感受;窝在家里的诗人,天天看着自家小院,也只能写写春花冬雪。

眼界决定心胸,阅历决定深度。这个阅历,包括阅天阅地阅人阅事阅文。阅历山河人生几十年,就再不会把自个儿肚脐眼当大海。小鸡学不了虎啸,猛虎也不会打鸣。只是,小公鸡陡然发声,嗓子粗了,别以为就是老虎了;老虎偶尔声咽,也别视它鸡都不如。

小桥流水,大江东去,都有存在的理由。奉劝小学弟小学妹,千万不要被语文老师给忽悠了,该写啥写啥。譬如“新街口啊好热闹,钱包瘪了呀找妈要”,要不写写“玄武湖啊都是水,必胜客里啊全是嘴”之类,就算报刊发表不了,网上灌水也不要钱。至于不懂漫道孰是,也不要紧,将来照样当官发财。

杂草:行者,记者,编者,作者。著有《女囚》《动物的眼睛》《男人的头条》等小说、散文、杂文多篇。

# 连城诀



连岳

如果死去的人可以暂时醒过来,并且回答一个问题,我会麻烦一下著名翻译家查良铮先生,我非常想问他在1976年写下无与伦比的莎士比亚式的诗歌《冬》之时,心里在想什么。让我抄录第一节吧——

“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,  
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;

才到下午四点,便又冷  
又昏黄,

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  
心田。

多么快,人生已到严酷的  
冬天。”

查良铮先生一生颠簸,不顺,而死前这一年所写的《冬》,却不屑于谴责与感伤。我不知道一个人及一个人的文字怎么可以如此超脱,会不会跟一辈子译诗有关呢?

另一个名气很大的翻译家王佐良,坦白说,才气比查良铮小很多,他们曾经是西南联大的校友,也同是英国诗人燕卜苏的学生。但是王

佐良先生晚年写的几篇重游欧洲的札记,却是平白叙述之中藏有高妙思想的好东西,值得一读再读,尤其是他对牛津文体与牛津精神的简介,放在当下,也是稀罕的宝贝——“但是这类牛津人不在乎是否真能驳倒别人,要紧的是驳本身,驳表明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将任对话者,并不因为对方是著作等身的大名人就有任何畏惧;也表明他们认为学问之事,无须故弄玄虚,任何高深理论都是可理解也可辩论的。这是一种牛津精神。”

牛津文体是这样的:“牛津也有人写得油腔滑调,故弄风姿,但纯正的牛津学者则耻与为伍,而力求所言之有物,有新意,有透明的理智、比例感和对读者的尊重和礼貌。这最后一点是指不把读者看成是蠢物,凡事从头说起,■■嗦嗦,也不对他发号施令,而把他看成知己,同他进行心智上的对话。”

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一些小生作文幼稚的

文字相当走红,甚至还能引发全社会的讨论,这并不奇怪,因为全民的心智水准也喜爱那样的东西。直到现在,可能也没多大改观,编剧也罢,诗人也罢,全在文字上闹笑话。在这种背景之下,查良铮与王佐良在智力上的幸福感,可能显得更为强烈一些。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说,一个天才,一个中上之才,请王佐良先生在天之灵原谅,只要读过好大学,年轻时熟读过经典,终身接触好文字,那么,在任何年代,都无法剥夺他在智力上的沉醉感。

智力上的幸福,毫无疑问是生活的重心之一。查良铮与王佐良的经验是好生活的经验,复制起来也不难。趁我们年轻的时候,得赶快知道什么是好人生,什么是好文本,什么是好思想,这样就算是世界发生了什么不快乐的变故,我们仍然可以保证自己在智力上有块秘密土地。

连岳:著名专栏作家,专栏散见《南方周末》《南方都市报》等媒体。

# 智力的秘密土地

# 记忆总是落井下石



叶开

学妹胡艳春从广州来,闲聊中对我说:“还记得张超光吗?他因为诈骗,被判刑了……”

我一直想不起来张超光是谁,只能上网搜索。好几个网站都转载了一条哈尔滨某民办教师张超光诈骗的消息。接着搜到一个“琳小姐”的博客。“琳小姐”在博客里说,星期天在公园里看到一只鸟长得像张超光。“琳小姐”自己注曰:张超光是我们的语文老师,最近听说因为诈骗被判刑十一年。“琳小姐”用一只鸟来形容张超光,尖刻准确。张超光高高瘦瘦,满脸疙瘩的样子,一下子闯进了我的记忆。我的记忆总是落井下石,当我想起张超光时,他已经成了一个反面人物。

张超光是八八级的,比我低一级。我们念大学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,那时文学余温袅袅。我们进校之后,很快就变成了各个文学社团的积极分子。后来我

混成了“苑草小说社”社长,格非是指导老师。张超光大抵热爱诗歌超过小说,他加入的是“夏雨诗社”。大学期间,我们没有太多的交往。

张超光像一只高脚长脖的鹤鸟,步履谨慎、探头缩脚地行进在我脑袋里的沼泽地上。那时的张超光,无疑像我们大家一样,对文学有某种理想。他虽然不是诗社的核心成员,但是也为夏雨诗社的事情而忙碌。他高瘦的形象,出没在我脑海中的第一学生宿舍、河东食堂、文史楼和学生活动中心。我总觉得张超光说话稍微有一点点结巴,他说话一着急,就有一点结巴,这更是让他在争论中处于下风。

毕业后,张超光回到哈尔滨某中学任教,一晃十五年了。张超光的学生“琳小姐”二十岁出头,扮相时髦,跟张超光老师的趣味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。她博客里那种幸灾乐祸、没心没肺的语

气,透露出了一个曾经怀有诗歌理想的青年的落寞。如今,在中学里,诗歌和理想一样,都是需要迅速抛弃的累赘。大学生时代的张超光无疑是很有朝气的,后来的张超光,淹没在世俗的生活中,失去了方向。我想起了鲁迅小说《孤独者》里的魏连支。魏连支孤独、迷惘、彷徨、失落,死后“嘴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”。

我不知道张超光在诈骗学生家钱财时,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。不知道毕业之后的张超光,是否还阅读诗歌,创作诗歌。我跟张超光很陌生,毕业之后,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我对他,其实一点都不了解。我只是感到,一个热爱诗歌的人,最终变成了一个诈骗犯,这里面有太多值得感慨唏嘘的东西。

叶开:编辑,小说家,文学博士,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口干舌燥》、《我的八叔传》、《三人行》等作品。



韩流来袭

少年是童年向成人的过渡,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,转变带来了困境。少年人貌似儿童,但不是儿童,向往成年,但又远非成年。成年人有成年人的把握,儿童有儿童的安详。据说人格在五岁以前就已经形成了,这之后便是顺理成章的成长,及至少年,童年的那一套已经不管用了,全新的因素介入进来。身体的变化以及性意识的觉醒是少年必须面对的问题。性的重要性自不待言,我们用一生尚不能把握和消受的性猛然进入,其震撼和影响力可想而知。绝大多数同性恋的性倾向都是在少年时代形成的,此外,人们迥异的性爱和欲望模式大多也起源于这一时期。生理的发动构成驱动力,少年的经验需要重组,这重组有时直达心灵深处,有时,只是停留在行为方式的表面。因人而异,因遭遇而异。但总而言之,少年是一个人格重塑的柔软时期。重塑、修补或破坏。这一时段的重要性可能仅次于人生在世开始的那几年。

但少年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社会问题,归根结底是一

个权力问题。少年人从原则上说已脱离了成人社会的庇护,从附属性的存在变成了预备队员。在此之前,他们和成人之间的关系是依附性的,而现在却成了竞争的对手。有对手的含义但没有对手的实力,这是少年人深感软弱无能的原因所在。因此,少年人的攻击有时异常猛烈,效果就像偷袭而非正大光明的对垒。反抗是普遍的,势在必行的,但显得非常犹豫、矛盾,反复无常也缺少章法,充满了试探性以及不计后果的危险。平和乖巧的少年人受到赞誉,但那赞誉是来自成年人的,在少年同伴中则很少会有市场。作为一个部落少年是高度紧张的,始终处于戒备状态。勇敢的

攻击分子在他们中间大受欢迎,哪怕是象征性的攻击,象征性的反叛。少年人最爱象征,因为实际的胜利无望。他们奇装异服,爱好时尚,使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得懂的生造的语言,一些歌曲、一些玩具、一些行为做派,且不可小瞧这些。它们正是少年部落所需的标志、图腾,既指出了自己,又对成人世界进行

了恐吓。不能取而代之,起码也能起到激怒的作用。少年人比想像的要团结得多,至少在精神氛围的意义上。成年人的团结依赖社会组织,不免有恃无恐,而少年人的团结更具有精神道义方面的含义。

少女的反叛则比较依赖于身体节奏,身体的波动一经结束,针对社会权力的反叛就成了强弩之末。我们的社会毕竟是倾向于男权的,少年男子和成年男人互为对手,而少女则是他们共同的“猎物”。竞争、攻击、显示力量也不是少女进入成人社会的必由之路,她们可以以附属的身份平安抵达。当然,在女权运动不断扩充势力范围的今天,少女们不免也受到了感染,但年龄的弱势比较性别仍然是最迫切的问题。少女的反叛主要针对的是“老妇女”,而非“老男人”。等有朝一日她们成了“老妇女”,反抗“老男人”和一切男人才真正地提上了议事日程。

韩东:著名作家、诗人。著有诗集《爸爸在天上看我》,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等。

《睿思》名家荟萃,妙文迭出。周一到周五,让您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,读到那些作家、思想者、社会名人为本报而写的原创精彩文字。不一样的经历和见地,或睿智,或锋利,或感性,或妙语连珠,相信您总有斩获。《睿思》的见报文字将陆续刊发在快报 www.lifenanjing.com.cn 的读书论坛,欢迎读者去论坛做客,跟帖评说。

# 科技与国际贸易型企业

是海通大厦HOTCENTRE的主力客户

60天后,他们将从拥挤不堪的老城区迁往风景优美的别墅区办公

海通大厦HOT CENTRE 建在翠屏山别墅区的27层顶级5A纯写字楼

完全国际化的硬件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山河景色

5~19层即将全部售罄 / 购买整层之客户请迅速垂询

海通大厦  
HOT CENTRE

TEL: 52109333

现场售楼处: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将军大道秦淮路100号(左岸名苑旁)  
开发商: 南京海天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